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四

序

送彭仲和還黃陂序

兄弟天倫也古之人以爲如左右手蓋言其式好之恩孔懷之私則有然者常棣之詩曰兄弟閱於墻外禦其侮夫閱猶禦侮况不閱者乎雖尺布之誣鋤口之悔間見於世而難得易求之諭同株分折之感終無不復其初者是故君子貴之而獨亡之嘆自不容已於其間也吾邑侯彭君太和以進士弘治癸丑來視篆母夫人亦就養宦邸明年三月其伯兄仲和者



至自楚省母夫人洎太和初太和以兄之家居也念不可獨貴會貴陽有事軍旅建議以義補官乃以俸資首事仲和既至而檄亦適來遂榮膺章服人曰友愛之感也於乎蜀道之險聞天下非宦者商賈者罕至至則每忘身涉險舟一日不艤岸其心未始謂可保無虞歐陽子至喜之說備矣仲和之來由大江經洞庭泝峽江衝灩澦而上忘其險焉若宦者商賈者其孝友之情固有不可闕於中者乎仲和始至余既往勞其勤苦退則未嘗不私喜其叙天倫之樂而又未嘗不嘆其能篤孝友如此也未幾言還郡博張宜

夫率余友諸君爲太和思所以贈之猥屬於余昔宗元以春秋時有晉叔向者垂聲邁烈顯白當世其兄銅鞮伯華匿德葳光退居保和而孔子稱之迄今進退兩榮尊於策書太和以甲科之英假令發軔上下鼓譽賢聲聿張其事業之振於時若居高屋建瓴水耳如仲和又篤於孝友千里命舟其固匿德葳光者乎余聞黃陂於楚俗尊德樂義固無所謂尺布餬口之儔者有之則如仲和者將振彥方之聲於時矣然則太和兄弟其耀於無窮哉序而贈之

送李文明受職還鄉序

古之仕者不出其鄉即有出其鄉者亦惟齊楚秦晉之相易焉耳自兩漢而來猶得仕於其國非有所坐而遷謫固不適數千里外也

聖明疆圉拓於古昔而治以時異故其勢非在兩京侍從臺諫之列有不能就仕於其鄉者有則自業堪輿岐黃外無聞焉以其不能仕於其鄉也則薄海內四方惟所之故恒車行則冒霜露觸炎暑舟則泛風波歷險阻涉月踰旬時不能至至則風俗非所諳飲食衣服非所宜居處非所習而親故交遊皆無一至則愁居惕處惴惴焉以日爲歲於是乎有莊舄之吟

歸來之詞南浦之賦而思所謂不出其鄉之樂不可得矣世嘗論士上焉者苟懷經濟之畧坐廟堂以潤澤生民而去就關天下之安危則仕非其鄉可也次焉者伯一方牧千里或分職受任使功名流芳百世則仕非其鄉亦可也若夫名與心違而位非所受凡得喪毀譽皆有所制而又有所謂違鄉之戚如此則固不若仕于其鄉者之可樂矣南郡李君文明業精堪輿用薦者爲訓術於邑濱行適其弟文燦舉進士詔歸覲遂聯轡而還桑梓大夫榮之屬余以言贈故道其仕于鄉之榮且樂以散豔之夫一命之士苟存

東川集卷之十四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國家張官置吏未有無
其事而空具其名者然則文明之歸也尚存愛物之
心以行其術則利人之澤將波及於一邑而豈但有
可樂者乎且文燦之登華陟要以樹功業於時也有
日而文明又蜚聲里閭則明日官評物論之下有謂
元方季方難爲兄弟者當有攸歸而名位之崇卑固
非所論也

復齋遺稿序

天地精純之氣鍾於人爲聖爲賢然其氣不能以常
也則其值於人者亦不能以數故雖賢哲之士間見

雜出而完其所畀者亦不多見兩漢而來往牒所載
其不朽者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亦夥也而無之者
則僅可縷數爾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至如長吉元賓
之徒則其所值要亦不常而竟天沒無聞何也豈世
所謂文人者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而自賊之者
然歟抑造物者實有以主持之也吾友牟君淳夫精
敏不凡自成童即博通墳典不鮮拘拘事舉子筆墨
畦逕弱冠欲舉于鄉乃少縱心爲之而一舉即上第
遂進于禮部對于 大廷若取諸其懷者而其志不
在是也未幾以羸疾謁告於鄉竟不起越十年始得

其古文詩諸作一帙見於元夫所元夫曰吾第亡矣此其不亡者也然皆掇拾於散逸之餘耳蓋序而傳之於乎余言曷足爲輕重耶惟淳夫溫厚端恪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及臨事則是非予奪介然有不易者而其義命大戒則根著於心牢不可破故類於文焉發之而其辭之雄深博辯作止有法則得於秦漢而上諸子者多其詩清麗有溫藉雖書札之類率意爲之亦有典則不苟作者於乎是豈無本者哉使天假之以年必盡其所值以完見於世而乃止於此也雖然長吉元賓之儔他無所稱述僅有詩數篇而其人

至今不朽則譬之商彝周鼎自不能泯沒固不待積案而後見矣而况淳夫所存則有過於長吉然豈天固以此厚之而闕其年而固多於沒世無稱者歟庸以是復於元夫而慰吾亡友於地下淳夫之沒又在長吉之先二年元賓之先四年也

送余誠之按治雲南序

遂寧余君誠之爲御史未三年即被

命按治雲南鄉士大夫洎相知者皆爲之喜而言於某曰誠之始以投牒與計偕也負笈擔囊挾二僕惴惴於道路與夫人伍人固莫之知也今之往所至郡

邑守令而下皆駢肩屏息以迓於郊垆喜有賞怒有刑車騎僕從相先後者雲擁林立昔司馬相如以中郎將建節使邛笮蜀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誠之其有異乎否也一可賀又曰誠之之始來也二親方當指使之年髮未白頰未老旣別十年日望其子之歸不但倚門倚閭而已今之往道過鄉邑入門拜家慶服豸繡之服爲班爛之舞昔人謂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况有親者乎二可賀余曰是未知誠之者誠之之心余知之深矣始余就試省下邂逅誠之於旅邸誠之氣充識敏開口論天下事亶亶不休余

心異之未幾獲共被薦於有司遂定交焉乃約假宿一室每暇則講論義理之精微評品古今人物之賢否如此而成如此而敗無毫髮爽至語及世事則憫時悼物恒以貪官酷吏爲可憎惡恨不得位以行之而其先憂後樂之心畧不以出位爲嫌余於是竊謂誠之不可及矣又三年而與誠之同舉進士結綬彈冠之慶彼此不異因復共僑寓一館至是而察之則其操心之堅必欲有爲於天下而不以世之小小榮辱爲動於中者余於是又信誠之固奇才也已而選補鄱陽令鄱陽在大江之西素號難治誠之至則推

東川集卷之十四
其所獲得者一見於行大要抑強扶弱威惠並施不逾
年上下翕然稱之長吏之表其治狀者奏書先後沓
至遂入內臺爲御史比爲御史則激濁揚清之志稍
稍見於行隱然風裁動一時遂受命然則今之
行其情固不能不喜而推其心豈自晏然而已乎夫
君子於天下之事也知之患不能行行之患不得其
位居其位而不知非明也知其事而不行非仁也誠
之之知之行固非所患矣而知之悉行之至計其大
而不恤其小先其急而後其緩不激不隨務使滇南
萬里之人茹惠飽澤如百谷之仰膏雨焉則其心寧

晏然而已乎誠之聞而喜曰是誠知我者遂書以贈
之

送胡畏之提學雲南序

雲南董學政憲臣闕有司以聞

上勅刑部員外郎胡君畏之往補蓋簡任也畏之篤
學好古不汲汲於名成化辛卯領鄉薦入太學深居
簡出惟窮經讀史爲事近冢宰耿公好問爲司業甚
器重之越辛丑方舉進士官于禮部周慎端恪無所
附麗時長寧文安周公爲宗伯今少傅東海徐公爲
少宗伯皆才而愛之事必諮焉未幾罹家難服闋轉

刑部慎於推鞠平反之績爲多其才識所至有聲如此故雲南之命甫下上自公卿暨相知大夫士咸以爲宜某於先生非但燕遊一朝之好也於其行有不敢徒頌者惟先生學足以達古今行足以厚風俗才足以飭吏事今之往雖愛莫助之顧當時之弊大都有二試一言之可乎其一日樂於逢迎夫群一方之士於學校養之以廩餼別之以冠裳優之以禮貌蓋非徒以其異夫凡民也而爲之長者類皆好諛悅佞故輜車所至士必望塵跪拜於數舍許甚或交迎於州邑間而後快意否則未有釋然者此則逢迎之

弊也其二曰適於自便蓋以一就衆者易以衆就寡者難此理勢之必然者况爲一方之長水有舟楫陸有輿馬館穀有傳服役有人所至如歸而爲之長者類皆安於自便故每考校則坐一府檄召士於數百里外其士之出於故家者信亦不易稍有不給則居積行齎未免仰給於人甚有急於應召患出不虞者此則自便之弊也方今天下董學政者皆以學行優等見推非其人不授豈其知不足以知其非而甘心爲之耶蓋其所以責於已望於人固有大於此者耳以其有大於此也恒急於大而緩於小故出於上者

益肆而無師生教詔之意行於下者益偷而無振厲
自強之風考其至但以法相繩而已而何有於古人
之成材耶先生往矣韋弦之佩其有意乎否也若夫
行於上而化於下出於已而信於人異日滇南之士
在陶冶模範之中者皆如古之循循雅飭蘊之爲德
行行之爲事業而成一代作人之功則先生之所自
任也斯文之幸也邦家之光也豈獨某之所望哉

送蘇伯誠提學江西詩序

吾友蘇君伯誠爲編修之四年方圖謁告歸會江西
提學憲臣闕宰臣舉伯誠學行之宜以聞

上特晉秩僉事賜璽書往莅之伯誠旣被

命凡大夫士之相知者咸曰編修史官也其在

朝則天子之言動臣工之臧否政事之得失皆得

書而是非之權衡於是乎取之其在經筵則聖賢

之經傳洎諸子之史皆得論其義理究其理亂以敷

陳於廣厦細旃之間而君德之成就於是乎資之

其退食於公則自三墳五典而下以及稗官埤雅皆

得涉獵其梗概而往古之制度沿革於是乎稽之今

奪所宜居而專於一方伯誠寧無不色喜乎或者曰

君子之去就何常要惟志之行耳昔晦庵以命世大

東川集卷之十四
九
儒立於朝者才四十六日而真文忠之清節厲行屢出屢入其安於朝廷之上者不滿十年以伯誠之博洽勤敏剛方正大其志蓋欲卓卓有爲於世者而感時觸物則豈能無懔然於其間於是出而行其志焉可也某曰是或一道也惟西江爲江南鉅藩自古賢哲之出如歐文忠如周益公如文西山以道德忠義氣節著者後先相望至於今不朽今之育德歲器將以匹休前烈者顧豈少哉以伯誠之英聲偉望暫假輟館職以爲之模範則其所以磨礪砥厲而作育於上觀法於下必有出於尋常者異日有以勲業振起

而曰是皆出於蘇公之門也則今日之行亦何負哉而伯誠之以人事君者豈其微哉伯誠聞而笑曰此吾志也遂書以序於群公珠玉之端

送楊君天民司訓富陽序

國朝宣德正統間以相業名者莫盛於三楊而建安文敏公其一也文敏勲德被天下故其後多賢人余所荆識者鄉進士恒叔恒叔博洽穎敏器識不凡嘗爲余道其友楊君天民之賢其言曰天民建安右族於余世有通家之好其父文榮定海學諭其祖壽夫司訓建安官至翰林修撰其弟麟舉鄉進士方嚮用

舊爲同門而天民蚤受庭訓蜚聲藝苑乃屢弗偶於
有司豈士之出處窮通信有命乎今貢禮部試於
內廷得司訓富陽而友人丘 葦相率圖贈敢以煩
於執事余非能言者即言之亦何以加於恒叔哉且
天民之父余雖不及面然可得於其子而其祖之教
於建安也則文敏嘗有言以叙之矣讀其文其碩德
懿行之模範訓迪造就之衆多蓋有古者蘇湖太山
之遺風焉然則天民於富陽也歸而求諸鄉評政譜
之間固綽乎有餘者而何假於游言惟恒叔之意不
可虛辱也則襲文敏之意而申之曰師道立善人多

師儒之任蓋甚重矣以其重也而所以任之者獨專
無刑名案牘之煩無奔走迎送之苦無錢穀賦歛之
擾其所事者惟率以德行課以文藝焉耳顧世之好
名厭靜者多不知其重而反有慕乎他此晦菴所謂
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蓋不獨於今爲然也天民
承累世鉛槧之業而加以師友淵源之學則其所以
自任者必克繩祖武而不輕矣富陽安定過化所及
之地也而其餘韻尚有存者天民持是而往而又思
尚友乎古則士之從化也有不易於昔之從安定者
乎而其名位之來亦當有以上軋其先烈者矣余所

告止此恒叔其爲我語之

送太子少保劉公致仕還鄉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五上章乞致仕
上念耆舊大臣勉留弗獲乃命馳驛以歸有司月
給食米二石服役者歲給四人優待之禮近時罕與
倫者某嘗觀古之人君遇臣下也惟恐有不盡其禮
故進雖有常祿之養而退則亦給其半爲臣下者亦
惟恐冒貪慕之誚故進雖未嘗甘於尸素而退則必
以其時是二者在上爲尊賢之禮在下爲進退之義
不可偏失者也我祖宗待臣恪遵古制惟致仕之

祿雖嘗行之而罷然於公卿大寮辭位者則蒙

特恩給米并服役者公卿而下有退處不能自存者

又詔所在郡邑給之損益之宜蓋寓勸懲之道於
其間亦求無背乎古者也然近時大寮得歸田兼蒙
恩遇者惟莆田翁公青齊劉公眉山萬公餘則隆委
任者不獲以時歸得賜歸者不能致殊禮故

祖宗待臣之典雖無不至而臣下之兼荷者亦罕矣

今公以甲戌進士起家歷事四朝晉位太子少

保德望宿著巍然爲時名臣正

天子倚毗以爲百寮觀望者也乃得許懇乞骸骨於

未老之年固與不得以時歸者異矣又荷優遇非徒得歸者可同則上足以昭 天子風勵臣節之政下足以見臣下易退之誠是皆出於尋常萬萬者公之去顧於斯文不大有光乎某辱公之郡人也故於公之行餞送於都門而敢論其去有關於斯文之大者如此若夫道相離之懷侈畫錦之榮則常情也不敢爲公瀆告之

頌德餘音序

救荒無竒策然乎哉弘治戊申全蜀自春至夏不雨歲用不稔民無私積壯者散而老弱轉乎溝壑者日

益倍時吾重慶郡守缺負會擢蘭陽毛公至喟然嘆曰事有大而急過於此者乎遂發倉賑貧乏爲粥於寺觀以待餓者糴官粟以平價皆擇官吏及前資待缺者司之亟請於藩臬諸司出官帑銀貨易蕎麥千石餘散民布種備來春又易米穀幾萬石續倉之絕並給民之無種者其流民棄地則給牛具令庶人在官者槩耕種凡其設施防範纖悉罔遺漏仁行如春威行如秋民以底寧嗚乎天下之事莫難於救荒也備荒於未荒臨時散分尤不能無不均者况公初至不及備獨識患於方急之時彌患於甚急之際率使

富室獲按堵而貧民多免填溝壑其不有奇策而能然乎大抵事無難處顧人之智有明暗而才有短長耳事至而知不足以知之固不可知及而才不足以濟之亦徒爾也公夙負偉器以進士起家歷戶部主事郎中奉勅總督糧儲莅三年羽檄交馳給餉無告乏建議發奸擿伏清理屯田豪勢侵占其天下大事籌畫於中而處之素矣宜其遇大艱如無事而一方倚賴也然公甫下車以嚴濟玩弛之餘又遭多事豪右不便者頗肆流言蓋麤表章甫在古人所不免公知在我者當如是屹不爲動旣久帖然良于盲者

從而歌詠之今年秋公以民困大旱如患羸病非攝養久則元氣不復舊疾將復作乃遣使奏

請蠲常稅一年因傳其歌咏者凡若干首舉人陳某等曰我公善政足徵於斯不可泯也集成帙京師士夫聞而和者又若干首乃屬余序古者天子巡狩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蓋風俗之美惡由政治之得失皆可於此見也是集民風政治攸係後當有資於傳循良者某辱在太史後尤不可無言謹序其所以俾歸而畀之且以告於來者慎無諉於無奇策而秦越吾民也

送鄭世英司訓同州序

聖天子嗣統統精圖治深惟承平既久百司庶府罔
悉心以承宣德意既簡其不肖而式序其賢者又重
作人才廼 詔有司遴選師儒以訓導之故事師儒
皆以會試春官乙榜及天下學校歲貢之賢者補然
天下歲貢嘗幾七八百人或二三百人以其養於學
校久而授斯職者恒多今 上欲得如古胡瑗孫復
之流布於郡邑以期陶成一代之人才故今歲貢之
士雖不減於舊而得斯職者視舊之半猶不足然則
師儒職雖卑其責任固已重而士之欲得者亦甚艱

哉余友鄭君世英穎敏博聞初在鄉校即藉藉賞識
於縉紳間視世之科舉進士盖如囊中物人亦固期
待之及閱六七科竟不獲非器不利所遇然也今年
始應薦而來同志者語曰以子之才姑少待焉當無
不利幸毋急仕以靳所施爲也世英曰子非知我者
世以進士之科爲榮吾豈不欲顧吾親年已逾耆耄
得一命以爲榮固素志也而奚暇計其崇卑且士之
處世舍是豈無所用其心以建立於時者乎進士之
科始於隋耳未有是科人物之載於史牒者固可考
也遂如例就試得分教於陝西之同州濱行士大夫

之知者莫不申餞而友人沈士傑固要余以言嘗恠世重科目誠有如世英之言者一不得則雖有志之士亦索然以萎終無所成就而是科益因以重殊不知人固自重之而用人者曷嘗拘哉肆今屢

詔懷材抱德經明行脩寔有以也有豪傑之士不變於時俗之見固將脫穎而出人孰得而違之世英素負豪傑今之出正天子重責任廣求賢之時連茹之進鴻漸之羽固上下所矚目者然余切有所瀆告焉陝西古秦雍域周漢唐以來皆爲首善之地而同其畿邑也厚重質直易興起於仁義自今薄海內外

文風丕振矧同之舊風猶有存者則所以振起而作新之道貴有所處矣然今之稱師道者類以孫胡爲言求其故則皆敦本務實明體適用不敝敝於怙畢呻吟之間者豈文之勝者質之敝變而通之固莫有先於此者乎考諸古以驗於今通其蔽以適於道非豪傑之士不能也世英往矣余日望之

都門別意序

弘治乙卯冬西克馬良臣氏以其從子龠舉進士于鄉乃治行李隨計偕兼省其從兄紫崖侍讀先生紫崖龠之父也旣閱月天倫之好旣敦楚越之吟孔棘

東川集卷之十四
間余請曰某鼓篋橫序輒殿棘園技無穿扎咎將誰
執惟溺於淵者必問於津人覆於塗者必問於造父
發矇之誨願有聞也余曰子知行乎請爲子語夫果
州居蜀西南北距京師餘五千里子之來也過劔門
歷棧道出潼關涉河渡漳苟不已浹兩月而至矣其
間雖甚寒甚雪甚風雨蓋不敢少息少息則延日稽
時甚則有終身不可至者今科目之置固所以待窮
經之士也聖賢之經無一不該大之則身脩家齊而
及於天下小之則能一官治一事隨其所力各有所
至不但科目也科目者特所由以進之塗耳譬之行

者其所至之地乎士之於科目也有甫成童而得之
者有弱冠而得之者有壯有強而得之者譬之於行
其猶以月以時以歲而至之者乎知行者之至也由
於不息則知士之於科目也蓋有道而決非玩愒者
之所能得矣雖然此特就科目而言耳若士之終身
所至之地則有不可以歲月而至者而豈以區區科
目爲重輕哉良臣曰某聞命矣余因以序都門別意
用書群公珠玉之首

頌德詩集序

聖朝受命百二紀餘四方無鬪爭兵革之聲民得以

休養生息故無間遐邇鷄鳴犬吠相聞達乎四境嗚乎亦盛矣哉既盛矣司民牧者要在盡所以撫綏安養之道 國家用人凡守令非科目俊造不輕授所以責任之者至矣顧世之克脩其職者恒寡雖有志於脩其職者能不爲之移易其心乎苟職舉矣所以事其上者少忤其意則陟罰臧否皆失其實故受是任者必仁足以愛人材足以立事而忠勤足以事上然後獲於上獲乎民庶幾兩盡焉涇州守劉君廷貴世家湖廣道州初領鄉薦卒業太學者幾年端雅有幹局甚重於時成化癸卯謁選銓曹占上第遂擢今

官至則鋤強抑暴惠輒有衆興學校以倡其化課農桑以厚其業居三年民愛而悅之爲其上者率以能稱嗚乎廷貴其獲乎上下者耶其庶幾能舉職者耶廷貴居任旣乂其士民之良于言者皆爲詩歌以頌其德章縫之士聞而和者又若干首鄉進士楊君繼貞余同學友也鄭重慎許可於廷貴有麗澤之交喜其政之有成乃集而帙之名曰頌德屬余以序余方嘆國家民生之盛爲民牧者鮮知所以撫綏安養以副明天子責任之意聞繼貞之言兼嘉其樂道人之善也遂不辭而書之

見素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論著豈易易哉世固有勤一世於佔畢間矣然心無所操氣不得其養則其論著雖工有謂之不知識節義者其於世教亦何所損益哉然心之操氣之養亦非聲音笑貌可爲也學之正積之久而後能真知獨見中有所主於是而行了無留礙譬如火然泉達不可禁禦其視世之窮通得喪舉無足以動於中者故其言之成文也理到而辭自達脩於身而體無不立發於政而用無不行若此者豈易易哉副都御史莆田林公待用所著見素集者予得而觀之則皆

自莅官凡進諫陳謀以及應求於人所著其詩歌記序諸作體裁雖不一而奇崛奧博要非無所師資者而其心之操氣之養則余自信以爲徵於公益不失也蓋公學有本原自上世即以儒術著稱而其忠義清約之操相傳世守焉其教於家以端其趨向者固非耳目所剽竊也比發軔刑部當

憲宗在位海宇乂安而一二倖璫得怙寵挾妖僧以肆其蠱惑之術縉紳之士非但無敢言而且有階之以進取者公抗疏極論人甚危之賴
憲宗監其無他僅左遷遠郡未幾

孝宗嗣統用大臣薦荐擢憲使已而乞休復起擢今
職巡視江西又乞休在林下見權倖用事累薦皆辭
尋蜀寇麻沸 今上詔起視事復上疏極諫懇誠剴
切尤人所難言蓋雖其忠義出於所性然非學得其
正其心之操氣之養安能視窮通得喪爲一也故其
言有所本而能成家而讀之者自足以庶頑立懦非
苟爲著述而已也然則文章之論著豈易易哉公宦
跡所至焯有聲績可紀述至平蜀寇尤卓越亦可見
其有用之學也矣非是集所繫故畧之公諱俊待用
其字別號見素後進慕之咸稱爲見素先生遂因以

名集云

東泉居士輓詩序

內江之著姓曰李氏其先有諱觀者爲儒官以身教
有安定之風曰蕃者爲訓導

仁宗朝上端本十六策召爲兵科給事中有諱臨安
者舉進士爲戶部員外郎才藻英發不幸蚤卒而所
謂東泉居士者寔族之隱君子戶部之兄也東泉居
家孝友博通墳典其始也亦嘗淬礪舉子業期決科
日垂聲邁烈與古之豪杰者並繼戶部以名顯乃曰
鍾鼎山林固異趣也吾先世以來皆以儒業振門閥

今既有以不遇抑前人休聞矣而亦何事僕僕得占一第然後爲快邪遂退而歛其所業以爲政於家一時所與交遊者俱縉紳大夫士暇則偕尋幽探勝命酒賦詩爲樂鄉人無賢不肖咸知敬而尊之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不位而尊不爵而貴其在鄉黨則履信行義風俗歸厚其用於國則言行志達軒輊於時固非無其實而徒竊其名者也後世以仕爲通以隱爲高乃有身都爵位而切切於泉石之逃若以爲不罹於塵網者視東泉之貞果相類耶東泉旣以壽終凡大夫士之惟其才慕其德者思欲見而不可復得

則皆形諸詩歌以寓哀悼之意作者旣多其子兆嗣集而帙之丐侍御王君行之諉余序於乎東泉蔽名愚谷履實衡門非有王公大人之聲勢也而乃焜燿於時不能泯沒如此觀於是詩益可得其人而且丕可使無傳矣余特書其隱德之貞以愧世之欲仕而隱以爲捷徑之圖者東泉諱淮安字邦政

引

慶賜詩卷

錦衣揮使趙公廷昭被

賜寶鏹三千緡其同寅諸

公咸歆艷弗置作詩致賀蓋於禮有之有慶非君賜

不賀也既盈卷遂題曰慶賜示余弁諸端故事錦衣

歲簡一人奉 璽書率其官屬泊士密邏中外奸宄

既浹寒暑或逾時則簿錄其功於 上晉秩有差廷

昭膺 命弗懈於事益虔比錄功獨歸於下而發踪

指示了不自及 上嘉其有讓故但賜賚如前而諸

公之賀亦以其出於恒典也夫富貴功名之會非有

東川集卷之十四
所得於中者鮮不爭趨競赴以求其間有如秦關燕
璧之爲者况於坦塗熟路乎廷昭乃恬然於幾會之
間譬之朝而趨市掉臂不顧其分守何其審也諸公
之什侈揚 上恩樂道人善而不汲汲於進取之塗
皆可嘉矣因爲之書用爲群玉先驅廷昭世家遷安
其祖官至太保爵爲昌寧伯而君則嗣今職武而有
文蓋能不失其世守云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十四終